

货币大沉浮

刘汉太 著

ZHONGGUO RENMIN YINHAI

改革启示录
丛书

0291/01

刘汉太著

货币大沉浮

湖南文艺出版社



8887538

1177868

货币大沉浮

刘汉太 著

责任编辑：曾果伟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9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5 插页：2

字数：133,000 印数：1—50,000

ISBN 7—5404—0428—0

1•346 定价：2.60元

目 录

A部 热门话题

第一章 符号世界的上帝 1

第二章 第一张人民币与第二生命线 4

B部 扰动与旋风

第一章 大涨价的冲击波 7

菜篮：微妙的威慑器

市场：迷变的同伦群

映射：紊乱的脉冲流

官司：纠结的皮绳扣

第二章 “世纪末”情绪在蔓延 19

急剧的恐慌

热昏的占有

抢购的狂风

沉重的失落

C部 白色盲点

第一章 “官倒”面面观

37

层层“滚雪球”

坐地“大旅行”

哄抬增数值

白道转黑道

“公司”“倒”之源

第二章 “报复”回旋曲

47

土地的抗议

机器的愤怒

公章的诅咒

第三章 “幽灵”咏叹调

53

看不见的手

“隐形人”是谁

驼背的“老保姆”

1990年会大萧条么

D部 金钱世界的奥秘

第一章 荒诞故事

61

扔钞票比赛

开会议大奖

万元“发布会”

八千“椅子坟”

拥抱遭罚款

| | | |
|-----|---------------|-----|
| | 百颗“雷灵子” | |
| | 焚钱祭夫君 | |
| | 方城酿悲剧 | |
| 第二章 | 金钱与性感 | 76 |
| | 古老的职业 | |
| | 人格的陷落 | |
| | 流通的“附菌” | |
| | 人性的悲剧 | |
| 第三章 | 投机梦 | 101 |
| | 明珠暗投——国库券市场一瞥 | |
| | 水土流失——黄金市场见闻 | |
| | 鱼目混珠——白银市场揭谜 | |
| | 一本万利——邮票市场探幽 | |
| | 滴水涌泉——古董市场索微 | |
| | 黑水汪洋——外汇市场管窥 | |
| 第四章 | 罪与罚 | 138 |
| | 识破“失常电脑” | |
| | 揭穿“献宝者” | |
| | 地下伪币厂的覆灭 | |
| | 国际骗局破产记 | |
| E部 | 露珠·江河·浪花 | |
| 第一章 | 积云致雨 | 147 |
| | 有赠储蓄 | |

| | | |
|-------|-------------|-----|
| | 贴花储蓄 | |
| | 保值贴补 | |
| 第二章 | 金海流波 | 153 |
| | 风筝“拆金” | |
| | 摸奖大战 | |
| | 彩票募捐 | |
| | 温州“拾会” | |
| 第三章 | “旧”潮重卷 | 161 |
| | 股票复活 | |
| | 当铺再现 | |
| | 讨债公司 | |
| 第四章 | 银色“新边疆” | 170 |
| | “骆驼”抒情歌 | |
| | “河狸”奏鸣曲 | |
| | “鹦鹉”友谊舞 | |
| | “蜘蛛”交响诗 | |
| | “跳蚤”迪斯科 | |
| F部 | 闯过百慕大 | |
| 第一章 | “魔鬼大三角” | 182 |
| 第二章 | 国民承受两次洪峰 | 185 |
| 第三章 | 北京吹来温馨的风 | 192 |
| 第四章 | 中国进军国际货币奥运会 | 194 |
| 尾声：热爱 | “金钱的肖像”吧 | 197 |

A部 热门话题

第一章 符号世界的上帝

当今中国，人们的话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热烈和集中，人们的思想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敏感和脆弱，从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到十几岁的小娃娃，从腰缠万贯的个体户到囊中羞涩的小市民，全都在不厌其烦地谈论着关于物价，关于工资，关于购买力及所波及的一切……

所有的“关于”都是一个问号：

我们手中的人民币怎样了？

是的，货币问题不仅是所有中国人的焦虑点和困惑点，也是改革面临的痛苦点和激惹点。那我们天天同它打交道的货币，如今变得陌生而又神秘了，即使那些自命为“视黄金为粪土”的“清高之徒”，也不能漠视它的存在意义了。

货币即金钱，是我们生活中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传统的观念把金钱当作“魔鬼”，然而现在，这个“魔鬼”却在用它神奇的魅力引诱你走近它，拥抱它——

货币，疲软或坚挺，繁多或寡少，它指示给我们的除了价值，便是公平与竞争意识，以及恒久不衰的呼声。

我需要你正如你需要我！

的确，那无所不在并与我们相依为命的货币，恰恰包藏着巨大的谜底，我们熟悉它而又不了解它，追求它而又畏惧它，喜欢它而又讨厌它，想摒弃它而又不可摆脱它——

当中国列车进入价格改革的重大里程，改革的底蕴便显示在我们面前了：

一切的改革都离不开货币。

武断吗？肤浅吗？荒谬吗？

不，货币本身包含的不仅仅是价值符号，更有社会与人生，历史与文化。

作为符号世界的上帝，货币在文明世界里已经统治了几千年。

春秋战国时期，“货”与“币”是分开使用的，“货”指金玉布帛，“币”指祭祀或赠送宾客的丝织品。到了王莽专权时期，布匹，锦帛，黄金，小米都作为货币通用，“货”与“币”才象一个人同它的影子一样不可分割地联在一起。

据许多古籍记载，我国最早使用货币的物品比较芜杂，有珠、玉、贝、布、帛、粟等等，其中贝壳由于坚固耐用、便于携带，有天然单位易于计数等优点，得到人们的青睐，使用广泛，流通长久。殷代，贝与财同义。在汉字结构上，凡与价值有关的字都从贝，如货、贷、资、赋、贾、贵、贱、赠、赐等；买卖的繁体字也作“買賣”，可见上古有象形文字的时候，贝已经具有财宝的性质了。

用作货币的贝类是很多的，最常用的是齿贝。殷商时期以“朋”为计算单位，即五个贝壳穿成一串，两串分挂。在安阳殷墟和郑州等地遗址的历次发掘中，都有大量海贝出土。

郑州白家庄一个早期商墓里，埋有海贝四百六十八枚。殷墟晚期商墓中殉贝更多，一九七六年春在小屯村西北发掘的一个形制较小的公元十二世纪中叶的王室墓，竟出土了七千余枚海贝。有的墓主将贝握在手心，有的含在口中，有的藏在腋下，足见人们对货币的弥足珍爱是始于远古的。

随着产品的交换和流通，春秋战国时期有了贝币流通市场，于是出现了以铜铸成贝形的“铜贝”。然而殷周奴隶社会是浓厚的自然经济，生产力低下，自给以外没有多少剩余产品可供交换，货币作为交换的媒介，使用范围是极其有限的，以贝为主的货币是王侯贵族的奢侈品。

商代称为青铜时代。青铜的冶炼促进了交易商品，于是有了青铜币。

西汉时期发行过皮币，那是畜牧业发展的结果。

秦始皇统一中国，车同轨，书同文，货币形式也定为黄金与白银两种。这是我国货币史上的一件大事。唐代有“通宝”，梁武帝时代有“铁钱”。北宋造纸术的发展，导致了“纸币”——“钞本”“废牒”的诞生，开创了世界使用纸币的先河。

明代，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商贾之事兴盛，对外交流日益频仍。西方文明进入中国的先导便是“译钱”。西班牙的“双柱钱”，荷兰的“杜卡通”，法国的“埃居”，威尼斯的“塔勃”，墨西哥的“膺洋”等在中国大都市流行。此后，美元，卢布，马克、瑞尔、英镑充斥中国金融市场。

经过近百年的人民民主革命直到一九四九年获得独立解放，中国才真正拥有了自己的货币——人民币。

由此可见，一部货币的历史，浓缩了整个民族的历史，

它是社会发展史，更是文明演化史。

作为商品交换的产物，货币的职能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符号。

商品 = 货币，这是现代的价值形式发展的最后结果。

如同文明的大河总是双向流动一样，货币始终保持着双重“人格”——它使人微笑亦使人流泪，使人高尚亦使人卑微，使人愉快亦使人悲伤，使人幸福亦使人罹难，使人完善亦使人残缺，使人成为真正的人亦使人成为非人……它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渗透了一切领域，给一切打上了它的胎记，它时时创造亦时时破坏，时时繁荣亦时时衰微，它使一切握在它的手中，成为国家、民族和个人命运的血脉。

这不是因为别的，只因货币是符号世界的上帝。

第二章 第一张人民币与第二生命线

在探讨货币问题时，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人民币的历史吧。

当“辽沈”“平津”“淮海”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基础时，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我党领导的华北人民政府发出了“金字第九号布告”，庄严宣布：

为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展，迎接全国解放，经山东省政府和陕甘宁、晋绥西边区政府同意，特将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业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以原华北银行为总行。

就在总行诞生这天，发行了三区的主给货币——人民币。

银行发行科长石需多么激动啊！他抑制着怦怦的心跳，费了许多口舌与领款人商量，方才换下了标有“00000001”号。面额为50元的我国第一张人民币，以作纪念。

当那张 132×68 毫米，正面底纹为浅蓝色，花边为高粱红色，图景为黑色，中间花符为浅紫色，分别印有“水库”“煤矿”，代表着工人农民利益的第一张人民币存入历史的档案时，时代记下了辉煌的一页。

历史的车轮由此驶进一个新的轨道。

人民币——人民当家做主的象征。

人民币——人民利益的代表。

人民币——中国人的“第二生命线”。

是啊，在中国人的经济生活中，还有什么比人民币享有更崇高的声誉？当1955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新版人民币，按照1:10000的比率收回了全部旧人民币，稳定的币值在公民心灵上投下了一片光环，那无论木刻还是水印的纸背，融进了人民多么深沉的信仰啊！

解放初，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袁大头时期，一捧银元买一锅牛肉

蒋光头时期，一万法币买一条牛腿

毛老头时期，一百人民币买一头小牛

对于人民币，人民使用它，储存它，爱戴它，这不仅是对货币的信任，而且是对党，国家和政府的信任。中国是一个同心圆的国度，一个群体意识浓郁的国度，人们习惯于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国家”这个偶像上，那辗转股掌之上的人民币，即是生活，即是前程，即是希望，是新衣裳亦是新房子，是新家具亦是菜篮子，是老年人的拐杖亦是稚童的

小车子，是衣食之依亦是精神文化的源泉；人们对人民币的信任，即是对党的信任，对信仰的认同。当六十年代的严重自然灾害和政治灾害袭来时，中原大地的公民由于饥馑饿死数十万，可就这样，人们还是勒紧裤带还外债，还是一如以往地信任和爱戴人民币。

人民币，那是人民手中握有民主与权力的象征。

人民币，那是人民胸中享有自由与幸福的象征。

钞票的本身并没有真正的价值，它的纸张及印刷成本远不及面值的千分之一——即使是金银货币，也不能与它所代表的价值划等号。

金钱只是经济王国里一道枯燥公式的一项复数而已。

货币——商品的外化，凝结在它上面的不仅是一般的人类劳动，更有思想与信仰、历史与人生的印迹。

外在的金钱世界与内在的金钱世界，既同步同形又互相烛照，全在社会的穹窿下运行。当我们考察货币的历史与现实时，更应考察货币流通引起的社会反应，即人们的心理效应。

B部 扰动与旋风

第一章 大涨价的冲击波

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
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

这对联，出自山海关老龙头大庙，用它来形容通货膨胀的情势，是否妥贴呢？

比喻总是跛足的——列宁如是说。

通货膨胀表现为“大涨价”，其如海潮浮云，来势迅猛而又变化异常，从1986年起，人们始感物价浮动，中央三申五令“稳定物价”“要稳定物价”“关键是稳定物价”，人们吃着一颗又一颗定心丸，决没料到生活会急遽震荡。谁知从1987年下半年起，物价指数越涨越高，及至暴风骤雨铺天盖地而来，市场价格扶摇直上，实际购买力垂直下降，其如古希腊巨神赫伯拉斯，每一次挪步，都兴起一个扰动，卷起一股旋风……

大冰箱涨价了，小火柴涨价了，农副产品涨价了，工业原材料涨价了——涨价了，涨价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映射空间同伦群发生着巨大震荡，淡泊宁静的民族心理失去了

平衡，中央电视台每个周末关于物价的讨论成了人们的对话热点……

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纷纷撰文指出：

物价是一个绕不开的矛盾，物价改革是改革深化的表现

……

然而，中国毕竟是一个传统和因袭深重的国家，醒来的睡狮尽管踏在新的钟点，新的时代，但它身上毕竟带有母体惰性的基因，带有旧时代的困意，带有尚未更新的心脏和大脑，物价的变动如同高强度的冲击波，它给所有中国人的心灵烙下了一道又一道电弧……

菜篮：微妙的感震器

衣食乃人之父母。

吃饭乃人之第一需要。

人们对货币之所以怀有宗教般的感情，就在于它能首位地满足人的生存需要。正因此，人们对货币的变化，最先地从菜篮子上感觉出来。

济南人爱吃大米，黄河大米又白又香，看着可心，吃着舒心，堪称食之一宝。先前四角一斤，用粮票买两角五，一九八七年长到五角，一九八八年长到七角。你嫌贵，农民却在瞪眼：我种水稻还吃亏哩，不买拉倒！可是，就那么几个卖大米的，而且众口一价，你过了此村无此店，转了一个圈子，叹了一阵子气，末了你还得回到摊前乖乖按他的价买。

武汉人爱吃茄子。前两三年，五分一斤，无人问津。后

来，一位科普作家在报上发了篇文字，说茄子含有多种维生素，尤其含铁丰富，是补血佳品，于是，市民热上吃茄子了。价格如今长到七角，吃惯了嘴，楞是皱眉头也得买。又如昌鱼，当年毛泽东畅游长江，写下“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之句，武汉人引为骄傲。武汉人爱吃昌鱼，来客必以昌鱼烹献。至于平时，那更是家常烧菜，断不了十天半月的。可如今，昌鱼涨到十四五元一斤，武汉人反而不敢吃了，改吃黄鳝和才鱼。黄鳝方吃合口，岂料价格也一涨再涨，四元三角一斤，你吃一回得吃一吓。以吃昌鱼而著称的江城人，如今再不敢轻易夸口了。

位于桔子洲头的长沙，本是气候温柔之地，蔬菜是供大于求的，素食素餐，青菜是少不了的。普通市民的桌上，一顿饭可以有七八碗菜，但都离不开青菜。可是，如今再便宜，最少也得六角一斤哩。

在猪肉供应紧张的情况下，泉城人改吃牛肉。熟牛肉三块八一斤，一九八八年春节前涨到四块二，人们照吃不误。杆石桥头有家回民老店，煮出的牛肉以色重味浓著称，春节前六七十号人排成的长蛇阵阻塞了交通，以至警察出面干预。春节一过便是十五，排队的长龙照例出现了。这回，人们照样抖开钱包买下大碗牛肉，美滋滋地往回走。几个馋猫样的汉子，边走边撕开一块放在嘴里，刚咂吧几下，便肉筋缠牙，再嚼几遍，全无当初的甜润之味。汉子们一边走一边骂骂咧咧：奶奶的，长了七八毛钱，味儿却差了七八分！

魏家庄烧鸡店是以“百年老玉记”闻名的。老到何时，无从考察，主人只说做烧鸡始于明朝，家里一口“老汤”，少说传了百年了。尽管传闻有些玄，烧鸡的味道倒是世人公认

的，肉质干，味儿浓，那香气沁人肺腑，润入记忆，吃一只还想再来一只。就凭此，“老玉记”赢得了信誉，七八年辰光，挣下了百万元钱。一九八七年前，“老玉记”一直稳定在三元左右。一九八七年涨到四元五，后来又到五元二，人们认为不会再涨了，仍凭印象去买。岂料一九八八年涨到五元五，买到鸡却是在“卤缸”里泡透的，肚子里满是汤冻不说，吃那味儿又咸又涩。人们十分纳闷：百年老店为何失信？有好事者凌晨在巷口守望，原来“老玉记”为降低成本搞起“联营”，那乡下人把预先做好的劣质烧鸡低价卖给它，然后它在“老汤”里泡泡便出台。

如此而已，人们愤然长叹。可是，“老玉记”却在叫苦不迭：生鸡涨价了，我不这样不行啊！

事情偏偏很怪。常言“便宜无好货，好货不便宜”。可如今物价上涨了，贵的东西也还是带假。迎贤桥头，两个蓝衣汉正在高声叫卖：“快买肉鸡，两块九一斤！”一位老太太上前问了价，觉得合适，便捞了一只让其上秤，一称，五斤二两，老太太讨价还价，给了十二元。可是，半小时后，老太太又转了回来，骂声不绝于耳：“坑人啊，害心啊，皮里肚里全打了水，把肉都泡黑了呀！”她想找蓝衣汉算帐，可人早没影了。

涨价使人涨红了眼，钱不值钱了，人的良心更不值钱了。在上海普陀区武宁路桥堍昏暗的灯光下，两男一女三个鸡贩子正围着鸡笼鼓捣着。此时，一辆自行车疾驶而来，下车的是上海牙膏厂的物价监督员吕家渡。他见卖鸡人做手脚，便在一旁细细观察。原来他们正把米饭挫成团强行往鸡脖里塞，又用茶缸舀淋水下灌。老吕上前拎住未灌食的鸡一上秤，乖